

國學叢書

亭林學術述評

何貽焜編著
正中書局印行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滬一版

亭林學說述評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五元五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著者 何貽焜

發行人 吳秉常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校對：斌瀾

(1448)

敘

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，衡陽何君貽焜書抵辰谿，述所爲亭林學術述評書凡九篇，都十餘萬言，屬余敘其簡首。予以謂自周之衰，儒術衰而衆說盛。秦重刑名，漢治雜黃老陰陽，流及魏晉，際李唐之間，益以浮圖方士之書，咸用所業，波靡一世。至宋世，諸子出，而後道術專統於儒，羣言壹衷乎聖，自元迄明，崇奉紫陽之緒，而象山姚江之術雜出其中；至其末季，王學支流，猖狂放恣，至國亡代變而不知止。當是時，夏峯孫先生講道百泉，爲理學宗傳，以明斯道之歸。二曲李先生修教關中，遠紹洛閩之傳。船山王先生手注張子正蒙，以爲橫渠之學，如皎日麗天，無幽不燭，聖人復起，未之能易。梨洲黃先生述宋元明諸儒學案，張其師劉檇山之論，以考朱陸異同。而崑山顧先生騷斬其間，號爲儒宗。其學出於宋之黃震王應麟，故平生論著，服膺朱子。疾陋儒之空言心性，故教之以「博學於文」，傷華士之喪義失身故厲之以「行己有恥」。且爲之說曰：「易姓革命，謂之亡國；廉恥失，禮義喪，謂之亡天下。保國者，其君其臣，肉食者謀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賤，與有責焉。」則以知邦國之盛衰，自乎人心之所向；而一士之志，有繫於天下之興亡。尋先生所著自羣經諸史郡國利病，無所不究；而其啓多聞於來學，待一治於後王者，尤在

日知錄一書，其用心與東發日鈔困學紀聞相近，而精審過之。故先生之業，救晚明窳宕之失，開有清樸學之先；先生之行，則著士節於窮時，存人紀於亂世，茲所謂通經博古，命世特立之鉅人也。遜代經師標異「漢學」，或疏證古文尙書，以攻枚氏之僞；或考訂音韻部類，以補前修之疏；或正羣音讀簡篇之誤，以誘迪後進；其塗皆啓自先生。而妄者至敢上訾朱子，而號稱篤崇朱賢，讀書不博，而專己自隘者，或乃非議先生；此閥識之所閥嘆，承學之所大憂也。湖南自宋以來，夙尊朱子之教；近世鄧湘皋曾滌笙諸先生正皆景仰先生，曾公至圖其遺像，列之聖哲；今何君又爲此書以示天下，羣士覽此，可不迷於所向矣。君昔爲曾公國藩評傳，予得讀而敘之；曾未三年，復卒此業，夫亦可謂勤矣。抑余尤願君博稽孫王諸儒之書，上承有宋大儒之學，以立己而淑人也！

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，長沙李肖聃。

自序

這裏幾篇論文，是我幾年來探討亭林學術的總結品。前三篇曾在師大月刊上陸續發表，其餘各篇均未發表。現在結爲一集，定名爲亭林學術述評。

這幾篇論文，分開去看，各自成篇；合攏來看，卻也有它的聯繫。這與個人寫作過程有關。當我試寫亭林的文學觀，純出於偶然；也許略受新文學運動的影響。因爲出於偶然，寫過以後，並未想到再寫其他各篇。後來大約感覺到文學與社會有密切的關係，同時又受新生活運動的影響，接着便寫亭林的社會觀。寫過亭林的社會觀以後，精神上很受感動，知道亭林改革社會的根本方法還在教育與學習，於是便對亭林的學習與教育作一番徹底的探討，而寫成了亭林的學與教。自是以後，知道亭林的經世思想尚未有傳人爲好奇心所驅使，便想寫他的政治思想與經濟思想；同時又知道他的經世思想，大抵出於經史之學，而他研經治史的工具，有音韻金石等學，於是更想寫他的音韻學、金石學、經學與史學。此外，覺得顧先生生平的巨著除音學五書與日知錄而外，還有天平郡國利病書與肇域志，又想寫他的輿地學。後知天下郡國利病書與肇域志祇是長篇，並非定稿，而金石學亦

沒有甚麼可寫的，於是仿四庫全書提要體例，將顧先生的輿地學、金石學歸併到他的史學裏去敘述。從來文史的關係很深，而顧先生的詩文更大半富有歷史的價值，所以在顧先生史學之後，又想寫一篇亭林的詩與文，一方面更多認識他在史學上的造詣，一方面藉以了解他在文學上的創作能力。

關於顧先生的哲學，我本想專寫一篇論文；後來仔細一想，又覺得可以不寫。因為就狹義的哲學而言，顧先生的哲學已大部分見於他的學與教裏；如就廣義的哲學而言，則他的文學觀、社會觀、政治思想、經濟思想固然在他的哲學，就在他的經學與史學裏也有他的哲學。為避免重複起見，所以祇好擱筆。

說也慚愧，這幾篇論文，竟寫了好幾年！不過這當中也有種種原因。大凡從事寫作的人往往會感覺到從事寫作，得具備幾種條件：主觀上要有基本的學識，文字的技術，寫作的熱情和勇氣；客觀上要有空閒的時間，安定的生活，寫作的材料與工具，此外如良師益友的指導與切磋，有時亦不可少。我寫這幾篇論文，所以寫了幾年，老實說，不是由於主觀條件不夠，就是由於客觀條件不易滿足。假如種種條件都具備的話，我相信不要這麼久。

記得是前年（二十六年）上期，我已將顧先生的政治思想寫畢，送交師大出版課預備在師大月刊上面發表。又記得是前年暑期，我已將顧先生的音韻學寫就，送呈黎劭西（錦熙）先生評閱。後因盧事猝發，平津失守，文化界人紛紛南下，而我也其中之一，於是已寫成的文稿既無從問取，即已搜集的材料亦大半散失；加以初由北平歸來，生活不甚安定，所以有時雖想繼續寫作，總提不起精神和勇氣。

年來服務鄂湘教學之餘，時亦涉獵書史，於亭林學術頗有所得。以課務繁忙，無多閒暇，亦未遑寫作。自長沙大火，學校提前解假，衡城密邇省垣，人心皇皇，幾覺不可終日。幸而不久時局漸趨好轉，人心亦較鎮靜，個人尙能墊居故里，恣意閱讀。閱讀的結果，覺得對於亭林學術的探討有完成的可能與必要，於是一再努力，將已失及未寫各稿繼續寫成，以償宿願。雖重寫各稿，波瀾不如從前壯闊，惟文字似較以前緊湊，且能在播蕩的局勢中重新寫定，實堪自慰。

亭林學術既廣博，又精深，適與他的人格既崇高，又偉大，互相輝映，當然不是這幾篇文字所能闡發無遺。不過我寫這幾篇文字，對於亭林遺書以及與亭林學術有關的著述，亦曾幾番探討，煞費苦心，自信尙非浮光掠影之談。

我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人，總覺得世界上一切偉大的成就都從一點一滴做起。我有時爲業務關係，也想寫學術史與文學史一類書籍，但經過一番考慮，終於不敢動手。因爲我覺得要建築萬丈的高樓，須有堅固的基礎，假使基礎不固，而欲建築萬丈的高樓，別說不能成功，即使僥倖成功，怎禁得起風吹雨打？我從事學術，雖也知道從「大處着眼」，卻總喜歡從「小處下手」，卽由於此。我這幾篇論文，在學術建設與文化建設的偉大工程裏，不過是幾塊磚石，雖然是幾塊磚石，我卻有敝帚自珍之感；同時我還希望從事學術與文化工作的人們少造空中樓閣，多多製造學術建設與文化建設上必不可少的磚石！

本書前三篇論文個人離平以後，亦無存稿。承友人李君鄭樵（訓古）自師大月刊贈，謹致謝意。

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，貽焜於衡陽。

目次

第一篇 顧亭林先生的文學觀

一 引言

二 略傳

三 文學目的論

四 文學方法論

五 論詩

六 論文人

七 從顧先生的文學觀談到中國新文學運動

第二篇 顧亭林先生的社會觀

一 顧先生不曾說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」

目

次

一

一 二 五 七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九 一 九

二	歷史的社會觀	……	二一
三	現實的社會觀	……	二八
四	改造社會方案(一)——心理建設	……	三二
五	改造社會方案(二)——物質建設	……	三七
六	兩個問題	……	四一
	(一)物質與心理的輕重問題	……	四一
	(二)變政與變俗的先後問題	……	四一
七	從顧先生的社會觀談到中國新生活運動	……	四七
第三篇 顧亭林先生的學與教			
一	一個輪廓	……	五一
二	學習的動機與歷程	……	五三
三	學習的方法與效果	……	五六
四	學習不祇限於知識的獲得還能顧到行為的約束	……	六五
五	教本於學	……	七二

六 對於當時科舉制度的批判 …… 七九

七 從顧先生的學與教談到清代學術思想 …… 八三

第四篇 顧亭林先生的政治思想 …… 九二

一 政治興趣的濃厚 …… 九二

二 晚明的政治情形 …… 九五

三 集權與分權 …… 九八

四 法治與人治 …… 一〇六

五 官人與選士 …… 一一〇

六 正德與厚生 …… 一二三

七 對顧先生政治思想的評價 …… 一三七

第五篇 顧亭林先生的經濟思想 …… 一四四

一 經濟手腕的高明 …… 一四四

二 晚明的經濟狀況 …… 一四七

三 交易論 …… 一五〇

目

次

三

第九篇 顧亭林先生的詩與文

[illegible]

第一篇 顧亭林先生的文學觀

一 引言

談到明末清初的學者，我想誰也不會忘記崑山亭林顧先生吧？顧先生對於學問的興趣是多方面的，對於道德的修養是很注意的。他與友人論學書，曾說：

「愚所謂聖人之道如之何？曰：『博學於文』；曰：『行己有恥』。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，皆『學』之事也。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，皆『有恥』之事也。……嗚呼！士不先言恥，則爲無本之人，非好古而多聞，則爲空虛之學。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，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！」（亭林文集卷三）

因爲他對於學問道德有深刻的認識，所以他的高風亮節固值得後人去景仰；他的學術思想既淵博，又精深，在中國學術史上也占有光榮的一頁。他不但擅長經學、史學、哲學、文學，對於民俗學、政治學、經濟學、輿地學以及音韻學、金石學，都能融會貫通，確有所見。現在且先從他的文學觀略爲探討。

二 略傳

法國大批評家聖反韋 (Sainte Beuve 1804—1869) 嘗說：「研究一個作家的作品，先要知道那個作家的生平、家世和時代。」所以我們在未述顧先生文學觀之前，先談談他的生平、家世和時代，這對於顧先生文學觀的了解是很有幫助的。

關於顧亭林先生的生平家世和時代，如清史列傳、亭林詩文集、學案小識、先正事略、亭林先生年譜、亭林先生神道表，以及近人謝國楨所纂的顧寧人學譜、鄭行所編的顧亭林生活，都會有所敘述。現在為得一個概括的觀念計，引江藩一段話於下：

「顧炎武本名絳，乙酉改名炎武，字寧人，學者稱爲亭林先生。顧氏爲江東望族，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，南宋時遷海門，已而復歸吳下，遂爲崑山人。其先世在明正德間有工科給事中，廣東按察司僉事，漆之弟濟，刑科給事中，濟生兵部侍郎，廣志，侍郎生左贊善，紹芳及國子生，紹芾。紹芳生官蔭生，同應，同應之仲子卽炎武也。紹芾生同吉，早卒，聘王氏，未婚守節，以炎武爲之後。炎武生而雙瞳子，中白邊黑，見者異之，讀書一日十行。性耿介，絕不與世人交，獨與里中歸莊善，同游復社，相傳有『歸奇顧怪』之目。母王，養炎武於襁褓中，撫育守節。事姑孝，曾斷指療姑疾。崇禎九年，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，報可。乙酉之夏，母王年六十，避兵常熟，謂

炎武曰：『我雖婦人，然受國恩矣，設有大故，必死』。是時炎武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，與嘉定諸生吳其沆歸莊共起兵，奉故鄖王永祚以從。夏文忠公於吳江東，授炎武兵部司務。事不克，永言遁去，其沆死之。炎武與莊脫走。母王氏不食卒，遺言後人勿事二姓。次年，閩中使至，以職方郎召。炎武念母氏未葬，辭不赴。次年，幾豫吳勝兆之禍。葬事畢，將之海上，道梗不前。庚寅，有怨家欲陷之，僞作商賈，由嘉禾竄京口，遂之金陵，謁孝陵，變姓名爲蔣山傭。甲午，僑居神烈山下，徧遊沿江一帶，以觀山川之勝。有三世僕陸恩見炎武久不歸，投身里豪家。炎武四謁孝陵，回持之甚急。恩欲告炎武通海，乃竊禽之，數其罪，投之水。恩之壻某復投里豪，謀報怨，以千金賄太守，告炎武通海。不繫之，訟曹而繫之。奴家甚危急，有爲求救於錢謙益，謙益欲炎武自稱門下而後許之。其人知不可而忍失事機，乃私書一刺與之。炎武聞之急索刺還，不得，則揭文於通衢以自白。謙益聞之，曰：『寧人何其卡也！』時有路舍人澤溥者，故相文貞公振飛之子，寓洞庭東山，職兵備使者，爲之勸冤。其事遂解。乃五謁孝陵，遂北行，墾田於章邱長白山下。戊戌，徧游北都，謁長陵以下，圖而記之。次年，再謁十三陵，而念江南山水有未游者，復歸，六謁孝陵，東游至會稽。次年，復北謁思陵，攢宮爲文以祭。往代州墾田，每言馬伏波疇皆從塞上立業，欲居代北，曰：『使吾澤中有牛羊千，則江南不足懷矣』。然又苦其地寒，但經其始，使門人掌之。丁未，之淮上。次年，取道山東，入京師。萊黃培之奴姜元衡告其主詩詞悖逆，案多株連，又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節錄，指爲炎武作，炎武聞之，馳赴山左，自請繫勘。李因篤爲告急於有力者，親赴歷下解之。獄釋。